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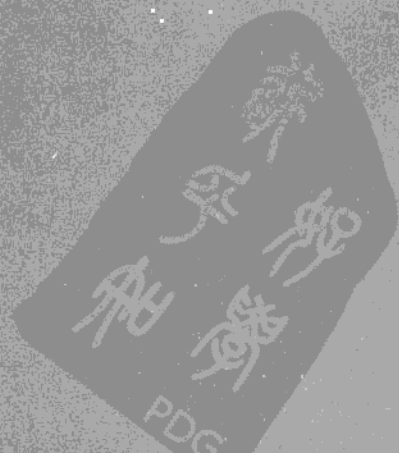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

微笑生死的 陈翰章

马 欢

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



内 容 提 要

抗日英雄陈翰章轰轰烈烈地走过了他短暂的一生，微笑着生，微笑着死。他生在日本入侵战火纷飞的时代，他死在异族侵略者的屠刀之下。从一个满身书卷气的“小白脸”，成为一位令敌人听到名字就胆颤心寒的民族英雄，是血与火的战斗把他锤炼成伟大的将军。一代豪杰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人们应该了解他，追念他。

本书以一串真实而生动的故事，活泼而灵巧的笔调，描绘了抗日英雄陈翰章烈士光辉的一生。

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编委会

顾问：谭 译

主编：王瑞起

编委：崔亚斌 马兆政 王希亮 洪 钧
赵素芬 王鸿宾 胡世宗 李藕堂
蒋世贤 金明凯 崔玉平 杨春青
刘丽菲 王瑞起

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书目

铁骨丹心杨靖宇	蒋世贤等
威震北满的赵尚志	崔亚斌
抗联名将周保中	赵素芬
英灵永存的关向应	李藕堂等
智勇双全的李兆麟	崔亚斌
虎胆英雄马占山	王鸿宾等
大义凛然的黄显声	严 铎
勇赴国难的王德林	王希亮
神枪司令邓铁梅	马兆政等
血浪沸腾的金剑啸	洪 钧
微笑生死的陈翰章	马 欢
坚贞不屈的赵一曼	胡世宗

目 录

一	小孩与老人同进考场·····	1
二	日本鬼子坐进咱们家里了·····	7
三	前敌军中来了个小白脸·····	13
四	小白脸变成了小黑脸·····	21
五	和父亲、妻子断绝了关系·····	28
六	不太平的太平沟·····	38
七	四块猪肉炸毁了一座发电站·····	45
八	敌军伪满二连“战功显赫”·····	55
九	一两肉值一两金子哪·····	62
十	姓陈的难道会飞·····	70
十一	想要“投降”的陈翰章·····	80
十二	松岛的牛皮没吹好·····	88
十三	话说陈翰章借西风·····	94
十四	不拉磨的“毛驴子”·····	101
十五	生死之战·····	111
十六	自己为自己作手术·····	118
十七	英雄血沃镜泊湖·····	126
十八	后来的故事·····	134

一 小孩与老人同进考场

说起小孩与老人一起进考场的事儿，你也许还没听说过吧。这件事挺让人感到奇怪的，何况它发生在六十多年前。那时候，人们更觉得稀奇。

一九二七年冬天，大雪始终弥漫着敦化县城。在这漫长的冬天里，家家户户几乎闭门不出，人们都在家冬眠一样，躲在温暖的房子里，熬过这异常寒冷的冬天。

敦化县，位于吉林省境内，座落在偏远的长白山脚下。虽然位置遥远而且交通不方便，但它却是一座十分美丽而宁静的小城。夏天的时候，山青水秀，没有大城市那里的喧闹、闷热和干燥，这里只有绿色的宁静、清爽和潮润。冬天的时候，大雪把小城紧紧包住，到处是一片银白，房顶、树枝、烟囱都象用雪花堆成的一样。要不是那袅袅炊烟随风飘散，还表明这个小城有人在居住、生活的话，那么它就宛如一座静止的、童话一般的世界了。

然而有一天，这座宁静的小城忽然不宁静起来。原来大家都在争相传告，有一个叫陈翰章的小孩，要参加一场“考老师”的考试！

说到这儿，你也许会问，这叫什么考试呀！考老师！还没听说过。是啊，一般来说，都是老师考学生，哪有考老师的考试呢？这，还得从当时的教育制度说起。

那时候，学校非常少。在敦化县，只有一两所中学，小学也只有不出名的几所，所以能够上得起学的人也就很少了。另外，当时的学校大部分是个人开的私塾馆，有的私塾先生水平较高，可有的却是冒牌货，教学水平、质量参差不齐，给敦化县的教育造成了混乱的局面。

县教育局局长赵鼎义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十分着急。他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出这个“考老师”的办法来。就是把全县的教师，不管是私塾还是国立的，统统招集到一起，进行考试，然后筛选。把水平合格的人留下继续当老师，不合格的人勒令其停止教学。同时，这次考试，还允许社会上任何人来报名，合格的人就可以当老师。

这件事，在当时小小的敦化县里立刻成了件轰动全城的大事。县教育局局长赵鼎义里里外外地张罗着，简直忙得不亦乐乎。

距离考试只有三天的时间了，报名的已经有三十七个人。在这些人当中，也有不少出名的私塾先生，诸如孙先生、郭先生等等。其中很多人的心里感到不满。他们想，我们这么高的水平，还用你们来考吗！

赵鼎义坐在办公桌前，审查着报考名单，心里正为日益临近的考试日期而着急。正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，把他的思路拉了回来。

“请进！”赵鼎义招呼道。

门开了，宣化小学的桑志学老师出现在门口。

“哎哟，老兄！”赵鼎义站起身，惊讶地说道，“多日不见，今天突然来访，不知有何贵干哪？”

桑志学笑着应道：“报名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就凭老兄的学识，哪里用参加这种区区小

考，莫不是老兄在说笑？”

“不，是真的。但不是我来报名，而是给他报名！”说着，用手一指身后。

赵鼎义这时才发现，原来桑志学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。赵鼎义愣了一下，他还从没有见过这么雄姿英发的少年。只见这位少年身穿一套蓝粗布学生服，经过多年的洗晒，显得有些发白和短小了。棱角分明的脸上，一双虽小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，目光中给人的感觉是自信和力量。嘴角微微地抿着，也在洋溢着一种力度。

赵局长十分惊讶地问道：

“你也来报名考老师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少年答道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翰章。”

“噢……”赵局长赞赏地点了点头。然后，他抬起头，面有难色地对桑志学说道：

“老兄，这次应考的人可都是学士名流，况且年纪均在成年以上，你看……”

小翰章在一旁替桑志学作了回答：

“赵先生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未必年少，我只想锻炼锻炼，您还是让我试试吧！”

桑志学在一旁也帮腔道：

“老赵，还是让他去吧，我教的学生我有把握，考中也罢，考不中也罢，只当作是锻炼的机会吧！”

赵鼎义看看大的，又看看小的，合计了半天，终于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说道：

“好！桑兄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更看在小翰章那两句豪

言壮语上，这个名，我给你报定了！”……

于是，小孩与大人同时应考的佳话迅速地传遍了全城，人们都在关注着这个叫陈翰章的少年。

小翰章的家并不是住在敦化县城内，而是在距敦化县不远的半截河屯。他的祖辈们就是在那块土地上生存、繁衍的。

陈翰章生于一九一三年，五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翰章的父亲陈海靠着几亩地，养活着全家人。陈海是个勤劳而朴实的庄稼人，在他的支撑下，日子过得虽谈不上富裕，却也维持得不错，在十里八村中能排上个中等人家。

翰章的祖父叫陈宝珠，是清朝末年的旧式知识分子。当翰章还很小的时候，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、读书，给他讲古代故事，特别是那些战争故事，象《三国演义》啦、《水浒传》啦。小翰章听得津津有味儿，对其中的有些故事他几乎全部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下来，特别是那些用兵打仗的故事，都在翰章的脑袋里生了根，再也忘不掉了。

翰章七岁那年，父亲陈海给他娶了一个后娘宫氏。这个后娘也是贫苦出身，对待翰章还算好。这时的翰章，已是到了入学的年龄。

父亲陈海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，决定送翰章进一所好学校。碰巧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姓林的地主，为自己的儿子请了全县闻名的桑志学先生，作家庭教师。翰章的祖父陈宝珠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便急忙登门求见这位林姓地主和桑志学先生。经过商洽，他们同意了陈翰章和地主儿子一块儿作桑志学先生的学生，也就是陈翰章作了地主少爷的陪读生。

此后不久，桑志学老师就发现陈翰章头脑聪颖，天资超群。这更激起了桑先生教学的兴趣。当地主少爷因为厌恶读书而不想再学下去的时候，桑志学先生便退掉了这门差事而回到

他原来所在的宣化小学，同时，把小翰章也带到自己这里来，继续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他，使得陈翰章更加如鱼得水了。

陈翰章跟着桑志学先生又学习了六年，不但小学的课程全部学完，就连中学的知识，他也懂得了大半。其中，国文和数学还是他拿手的功课呢。

桑志学为有这样一个学生而感到骄傲、自豪。这不是，当他看到这条“考老师”的消息以后，便带着自己这个得意门生来报名了……

“一个小毛孩子也要来同我们平起平坐了，郭兄，你说这不是有失体统吗？”六十来岁的私塾先生孙且文，在茶馆里坐着，同塾师郭老先生边品茶，边聊天。

“然也。世道变啦，世道变啦！”郭老先生摇头叹气地呷了一口茶水。

“郭兄，那你说我们如何是好？罢考吗？”孙老头问道。

“噢，不不不，”郭老头连连摇头，“哪里能够罢考呢？一个区区小毛孩子与我等前辈同上考场，虽说有失体统，却也无关大局，我想那毛孩儿也是戏耍玩笑。况且……”郭老头左右看了一眼，压低了嗓门讲道：

“况且这娃娃一定会考得一塌糊涂，这不是出那个桑志学的洋相吗。”说完，郭老头神秘地一笑。

“噢，”孙老头也如恍然大悟一般，跟着笑道：

“是啊，瞧他桑志学那副得意洋洋的面孔，这回他可错走了一步棋，呵呵呵……”

考试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当大部分考生陆陆续续进入考场安定以后，小小的陈翰章走了进来。他迈着十分沉稳的步子，目不斜视地走到自己的桌位后面，坐下。从夹在臂下的黑色书

包中拿出笔和纸，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等待着考试的开始。

“啧啧啧啧，”坐在后面的郭老先生又是摇头，又是叹气：“没有教养，没有教养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旁边的孙老先生也跟着凑趣儿。

答题时间到了。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有三个小时。考场上十分安静，只有“沙沙”的毛笔写字声音。小翰章紧锁眉头，掌中的毛笔不停地飞快地移动着。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宛如一个小大人儿一般，让人觉得十分可爱。

郭老先生和孙老先生却手捋胡须，摇头晃脑，左思右想，写不出几行字来。瞧他们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真让人觉得好可怜。

时间刚刚过了一个钟头，小翰章却突然站起身来，收拾好东西，提前两个小时交了卷纸。考场里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。有的人惊奇，有的人唏嘘，有的人赞叹，有的人耻笑。反正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让人感到意外，也都以为这小孩子什么也不会。交了张白卷上去。

郭老先生和孙老先生对视一笑，心里都在想：“嘿，这回，你桑志学的洋相是出定了！”同时，他俩又不失时机地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的卷纸。没想到，两人竟答得相差无几：没有几道题目会做。

陈翰章一出考场的大门，等在门外的几个同学便惊奇地围了上来。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：

“陈翰章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！”

“陈翰章，你交了白卷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被围在中间的小翰章微笑着看了看大家，然后说道：

“等发完榜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不是交了张白卷上去。”

二 日本鬼子坐进咱们家里了

这一天，陈海起了一个大早。他是准备到城里采购一批年货，更重要的，今天是儿子考试发榜的日期。他要看榜去！

一顿饭的工夫，陈海就赶到了城里。他先到儿子所在的小学，拉上陈翰章，就往集市里去。

爷俩大包小裹地买了不少的年货，便来到了县教育局的大门口。

那里已经聚集着不少人了。但是红榜还未贴出来。大家在那里议论着，样子都显得很紧张、很焦急。

陈翰章也一样。他的心里就象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，“扑通扑通”地乱跳。

“小儿，你也来看榜吗？”突然，身后传来这样一声问话。陈翰章扭头一看，却见两位老者站在他的背后，以一种戏弄的目光看着他。

未等陈翰章答话，父亲陈海替他回道：

“噢，两位老者，是我带拙儿同来看榜。不知两位老者尊姓？”

其中一个人抢答道：

“我姓孙，这位姓郭，我们也是来看榜的。但不知你们为何也来看榜。”

陈翰章很惊诧地说道：

“我为什么不能来看榜呢？”

郭老先生连忙摆手道：

“噢，不不不，你们当然可以来。但是，我想你们这不是枉费时间吗！”说完，悠然地捋着胡须，在那里摇头晃脑。孙

老先生在旁边也赞叹地点着头。

陈翰章登时急了。他刚要发火，却突然间意识到什么，便马上心平气和起来。他笑着说道：

“两位老先生，我在这里确实是枉费时间。但是，我倒是偏想见识一下这倒数几名的洋相。”

郭老先生与孙老先生自找没趣，两个人讪讪地无话可讲。这时，县教育局的门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两名公务人员，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着卷成筒状的红榜，另一个人手里提着浆糊和刷子。两个人十分麻利地涂浆、展榜，将红榜迅速地贴在门前的公告栏上。人群顿时沸腾了。有的人高兴得拍巴掌，有的人丧气得直跺脚。

陈翰章个子小，他没有看着，却听见人群里有不少人在吃惊地念着他的名字。

“咦，陈——翰——章，是那个小孩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个小孩！”

“考得真不错！”

“咳，比你强呐！”

这时，父亲陈海高兴地低下头对自己的儿子嚷道：

“好儿子！考得好！走，回家包饺子去，咱们庆祝庆祝！”

陈翰章在人群里急得不住地跺脚，连声喊道：

“爸爸！快告诉我，我考了第几？”

陈海看着儿子着急的样子，心里却由衷地高兴。他憋住笑，拉下脸，皱紧眉头，在陈翰章的眼前伸出了三个手指头……

而那位郭老先生和孙老先生，却呆呆地望着榜上自己的名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他们两个人，一个排在第四十七位，一个排在第四十八

位，正好作伴。

“我们敦化县出了一个神童！”这句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敦化县的十里八乡传开了。人人都知道这里有个小才子叫陈翰章。

然而陈翰章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半点骄傲。他深知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，该学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。所以，他仍然留在小学里继续跟着桑老师学习。

第二年，县里私立的敖东中学成立了。经过桑老师的劝告，陈翰章便考入了这所中学。

这样，翰章便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，开始踏上青年时代的生活旅途。

敖东中学是城里几个士绅集钱创办的，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。这样一来，学生的人数就很少，所以额外招收了一部分普通学生。陈翰章由于在县里有名，敖东中学就把他收下了。入学考试的时候，翰章不出所料地考了个第一。

由于翰章的家在农村，生活没有士绅子弟那样阔绰，所以他显得特别俭朴。学校附近有一个卖食物的小杂货店，很多同学在课间、课余时间光顾小店，嘴里吃着，手上拿着。可是翰章却一次也没有进去过。别的同学，衣服穿旧就扔，新衣服不断，可翰章身上，却总是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校服。

虽然说翰章的衣服很旧，但他的思想却是崭新的。

陈翰章渴求着新的知识，他非常想了解国家的时局和经济形势。他很喜欢阅读当时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书籍和报刊，例如上海的《申报》，叶圣陶先生编辑的杂志《中学生》等。这样，他的思想进步得很快。

陈翰章经常与同学们争论各种问题，小到一道难题，大到

国际形势，好象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束缚住的。

陈翰章的口才很好，文章写得更好。他与同学们不时地走到街上去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，进行社会活动。这样，陈翰章在同学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。第二年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，陈翰章被选为负责人之一，并且主编校刊“敖中”，他经常在上面发表评论性的文章。

在陈翰章念中学这段时间里，他接触了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。这位老师姓高，是济南齐鲁大学的毕业生，现在是陈翰章的数理化兼英文教员。高老师思想激进，经常给他讲一些时事性的问题。例如国民党是怎么回事，共产党是怎么回事，国共怎样合作，怎样进行北伐大革命，“四·一二”国民党又怎样叛变，屠杀革命者等等。

陈翰章从他那里很快地了解到许多国家和世界的大事，知道了不少新的知识。但是当时的东北，正处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，讲这些事情是违法的。有一天，高老师突然失踪了。警察到学校来抓他。可是却没有抓到。

这件事给陈翰章的刺激很大，他由此嗅到了军阀的反动气味。

吉林省学生联合会是全省的学生自治性组织，总部设在长春。而敖东中学则是省学联的一个分部。吉林学联经常派代表来敖东中学传达一些指示，要求学生发动同学，配合国内的各个政治事件进行宣传。这样，敖东中学为敦化这个偏僻而幽静的小城带来了新的思想。

陈翰章积极地参加并且组织了这些活动。他写的传单、发表的演讲，都带有强烈的鼓动性。群众看了听了，都深受感动。

一九三〇年，敖东中学的毕业班分成了两个组，一个是升学组，一个是教育组。家里有钱的学生，想要继续学习的就去升学组。而那些升不起学的就到教育组，学习一般的师范课程，学生毕业后去当教员。

陈翰章因为没钱升学，便到了教育组。学校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困难，让他兼任本校附属小学的图画老师，每月可以挣到十元钱。

十二月末，他毕业了，考试成绩仍然是第一。在隆重庄严的毕业典礼大会上，陈翰章十分激动地讲了话。他说道：

“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，目的是为了培养优秀人才，改造国家，使国家独立富强。但是帝国主义却不让我们这样做，而想把我们变成其附属国！……”

“同学们，假如我的理想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的话，我将毫不可惜。为了祖国，我一定投笔从戎，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、生命来赶走敌人！”

……

一九三一年春天，陈翰章被聘为县立第一小学三年级教员。刚参加工作，走入社会，陈翰章的劲头十足，很少有闲着的时候。象改作文啦，批算草啦这样的事，一干就是大半夜。他教的学生成绩都很好，学生和家长们都很满意。

不久，他又被聘为《吉长日报》的通讯员，向报社提供当地的新闻。借这种机会，陈翰章经常写些杂文，揭露和打击社会政治的腐败，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。为此，他经常受到上司的无端指责，陈翰章逐渐感到学校不能容他了。

暑假后，陈翰章从第一小学转到县立民众教育馆当演讲员。